讀書叢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叢說

許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金華覆刻學海故據學海本排印

讀書叢說卷之一

按四庫書目云三卷五卷六卷原缺十四頁

元東陽許謙撰

書五十八篇

今文三十三篇伏生所傳凡二十八篇而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因古文出後方別出此五篇故成二十八篇

虞書四伏生爲二篇

堯典　舜典復出　皐陶謨　益稷

夏書二

禹貢　甘誓

商書七伏生爲五篇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復出　盤庚下復出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二十伏生爲十九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復出。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古文二十五篇。

虞書一。

大禹謨。

夏書二。

五子之歌。　允征。

商書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十二。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亡書四十二篇。

虞書十一.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夏書五.
帝告. 釐沃. 湯征.
商書十八.
夏社. 疑至. 臣扈.
肆命. 徂后. 沃丁.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周書八.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典寶. 明居.
將蒲姑. 賄肅愼之命. 亳姑. 咸乂四篇. 伊陟.
高宗之訓.
嘉禾. 成王政.

漢文帝時.今文二十八篇.出於伏生.卽命學官.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治之.(史記儒林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漢蔡邕勒于石.謂之石經.孝武時.古文五十八篇.幷序一篇.出於孔壁.(安國就古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蓋安國以隸書雜古書法成字.故曰古文.伏生書全用隸文.故曰今文.)孔安國作傳.而未行世.皆未見.孝武末.民閒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此僞書也.與伏生所傳者.共爲二十九篇.故東萊張霸知五十

八篇之數。又見百篇之序。而于今文內。但得見盤庚本三篇。康王之誥。自爲一篇。及僞書泰誓三篇。共三十四篇。而造僞書二十四篇。以合五十八篇。

孝成時。古文立學官。尋廢。故漢儒不見眞古文。

東漢末鄭元亦不見古文。而見百篇序。及知五十八篇之目。則就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足五十八篇之數。僞書二十四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等。前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尙書孔傳。缺舜典一篇。而僞書始廢。

南齊建武中。姚方興上舜典。孔傳至隋時。此篇方行於北方。

右大意竝依疏文。蓋蔡傳序文。節入疏文。內於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下誤入舜典益稷四字。故篇名及數目。皆不能合。今按疏文說。如上甚明。（疏內明言孔安國於伏生書內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十八篇。鄭元則於前二十八篇。併僞泰誓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共僞書爲五十八。）

書紀年

帝堯百載。

堯典。（前初年事。後載事。）七十

金先生通鑑前編。係於水土平之年。

帝舜五十載。

舜典。　大禹謨。前初年事。自格汝禹。爲三十三載以後事。

皐陶謨。元載。　益稷。

右唐虞一百五十載書六篇。

夏禹十歲。又居喪。

啓九歲。

甘誓三歲。

太康二十九歲。

五子之歌十九歲。

仲康十三歲。

允征元歲。

相二十八歲。浞滅之。

少康二十一歲。

杼十七歲。

槐二十六歲。
芒十八歲。
泄十六歲。
不降五十九歲。
扃二十一歲。
厪二十一歲。
孔甲三十一歲。
皐十一歲。
發十九歲。
履癸五十二歲。

右夏十七君。四百四十一歲。書二篇。

商湯十三祀。（卽諸侯位十八歲而放桀。共三十祀。）

湯誓　元祀。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元祀。　太甲上三祀。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沃丁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己十二祀.
太戊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亶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辛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十五祀.
湯甲七祀.
般庚二十八祀.

般庚上元祀。　盤庚中。　盤庚下。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五十九祀。

說命上三祀。　說命中。　說命下。

祖庚七祀。

高宗肜日。

祖甲三十三祀。

廩辛六祀。

庚丁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大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西伯戡黎二十一祀。　微子三十一祀。

右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書十七篇。

周武王七年。（即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共十九年。）

泰誓十三年一月。泰誓中。

泰誓下。牧誓。二月。康誥。（蔡氏謂此武王封康叔之後。）

書與酒誥梓材。皆武王書也。金先生按逸周書。二月甲申俘衞君。而以衞封康叔。同監殷。

酒誥。梓材。（金先生附成王紀。爲作洛事。）

武成。四月。洪範。旅獒。十四年。

金縢。

成王三十七年。

君奭。元年。大誥。三年。費誓。

微子之命。立政。四年。多方。五年。

周官。六年。召誥。七年。多士。

洛誥。蔡仲之命。八年。

無逸。十一年。君陳。顧命。三十七年。

庚王二十六年。康王之誥。（初即位。）畢命。十二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五十九年。
君牙三年。
冏命。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年。
孝王十五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五十一年。
呂刑。五十年。
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文侯之命。元年。
桓王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三年。
秦誓。二十八年。

右周歷十八君。自武王滅商之年。至襄王二十八年。共四百九十九年。書二十八篇。竝依蔡氏說譜入王紀。其下注年者。皆金先生所定。

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無他道焉。惟示之勸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取其善。不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猶之乎湯武周公之作焉。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于弭泥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讀書叢說卷之二

堯典

典從冊在丌上皆象形字以丌尊閣冊爲典爲兩體會意以可常法而訓爲常是就音假借此字今備六書三體

欽明文思分而言之欽體而明用誠敬主于中而精明發于外也思體而文用智意動于內而文章著于外也合而言之欽明爲體而文思爲用主于中者誠敬則思之發也周盡存諸內者精明則文章著于外者煥然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文思之昭著充塞而放勳之極至也

光被四表橫說明文格于上下竪說欽思

九族古注高祖元孫之親及傳謂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疏云又異義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元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非外族也朱子謂九族且從古注

九族之說不一

白虎通父族四謂父之同姓父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子適人有子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昆弟子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也

朱子語錄父族四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也此與白虎通異妻族二亦與白虎通同按白虎通言母之父母

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謂三族也。若語錄云。則母有母之族。而父反無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于妻而薄于父也。今但自高祖至元孫。而一以服斷之。則上下傍殺之餘。外姓凡有服之親。皆該在其中。親疏畢舉。輕重皆當。而無前說之失。

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生。韋昭注曰。卽羲氏、和氏（史記序傳火正作北正爲是）而楚世家又敍重黎如一人者非。此兩氏子孫之世官也。則羲和爲二伯。與仲叔共六人無疑。金先生謂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宏山。奏和伯之樂。方與時皆與二氏所掌者合。二伯當有其人也。

三方皆寅敬于日。而北方不言。于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與方與晝夜合。以類從。故春之中于東方。朝時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永時致之。冬則北方。宜于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非所經地。北方無祭日之文。

仲叔專候天以驗歷。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智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歷。正歷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爲民也。

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易新之時。疏謂人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

冬入困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約蓋藏。循行積聚。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元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元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于分東殷正。又是明至者。虞廷史官皆大賢。不惟紀事之精。其文章之妙。亦有不可勝紀者。

日月之行。蔡傳與古注不同。橫渠先生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蔡傳之說所由起。今重述其說。以明蔡傳之意。（蔡傳天與日月行度分數。皆本疏文。但其言日月之行。自疏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而有經星附麗不動者可攷。以日行一晝夜之所至攷之。于經星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然後周一帀。故以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數。此以天體東西而言也。南北亦因分之。其數如上。東西以紀七政之常行。南北以紀分至日月之行道。蓋天體至圓。虛而包于地外。地則浮于氣中。地而常居天之半。天雖圓運。而有南北二極爲之樞。天動而樞常居其所不動。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句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一十九步四尺一寸六分、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分之七百五十二。

天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以地面校之。是天一晝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如東方地面。今日天明時。見井一度。明日天明時。見井二度。天只定有三百六十五度。故地面數之。見天過一度爾。

日行于天內。亦一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以地面校之。是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東方地面。今日天明時。日在井一度。若日與天齊行。則明日天明時。亦在井一度。爲趕不上天。故只在井二度。星不及天一度也。日既不及天一度。而退行則盡三百六十五零三時。方再過天前度。謂如今年夏至在井一度。只管退行。至明年夏至。方再到井一度。所謂日一歲一周天也。

大陰舊法。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度有奇零難合。今析一度爲七十六分。即四分之十九也。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盡將十三度以七十六析之。則一日共得一千零一十六分。十三度析爲九百八十八。併元零二十八。共得此數。卻以百刻分之。一刻得十分一厘六毫。以十一月冬至日起算周天法。一晝夜不及日十二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盡將十二度以七十六析之。一日共得九百四十分。十二度析爲九百一十二。併元零二十八。共得此數。卻以百刻分之。一刻得九分四厘。以上月與日會法。以天度四分度之一析爲十九。

月亦行于天內。一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一晝夜行三百五十一度七十六分度之六十七。如今日天明時。月在井一度。明日天明時。卻在井第十四度。中未滿十四度。既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分。則二十

七日又三十二刻有餘。而遇天前度。如初一日卯時月在井一度。二十八日午時仍在井一度。其法二十七日用十三度計之。得三百五十一度。又以二十八分計之。得七百五十六分。以七十六約之。得九度零七十二分。以九合三百五十一。共三百六十度七十二分。尙有四度零二十三分未徧。以四度皆析爲七十六。得三百四合二十三。共得三百二十七分。而以刻法除之。爲三十二刻有餘。是總爲二十七日三十二刻有餘也。是則月一周天之數也。然推步之法。日以紀歲。月以計月。故論日則與天會。而定一歲之期。論月則與日會。而爲一月之限。所以月雖周天。在所不論也。今以前法求之。則二十九日又五十三刻少強。然後月與日會。而謂之合朔而成一月也。其法二十九日用寸二度。又以二十八分計之。得八百一十二分。以七十六約之。得十度零五十二分。以十合三百四十八。共得三百五十八度五十二分。尙有六度四寸三分未徧。以六度皆析爲七十六。得四百五十六。合四十三。共得四百九十九分。而以刻法除之。爲五十三刻少強。是總爲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少強。爲日月之會也。五十三刻計六時零三刻。如前月子初一刻會于井一度。此月午初四刻內會于井三十度未滿四刻。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也。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左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

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猶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于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于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于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于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正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于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閒斷哉。其所以于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等于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此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

體最深。故在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爲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卽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于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一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其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北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于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卽世。無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日月之行。當從古法。要而有序。蔡傳言日月尙可。若言五星。則有不能通者。愚故著七政疑以明其說。若依古法。則日月之會。亦以前法求之。易其進退足矣。

或問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天行之速邪。日行之速邪。曰非有遲速也。日之于天。晝夜百刻。必滿一度。三百六十五日

之外。當二十五刻而周天。果爾。則天日常合而無差矣。蓋日乃不滿二十四刻而成歲。所以不能滿天度四分之一。一歲之差不可見。積歲之久乃可見爾。問者曰。天本無度。因日行而謂之度。日行既成歲。則是周天矣。又何以不及天邪。曰。天固無度。而經星附麗者昭昭。日行不滿而成歲。則今歲冬至。與去歲冬至之度。必微有不及。問者又曰。成歲以日周天爲率。當必待滿天度而定爲歲。何故云有行不至邪。曰。日之行有冬有夏。南北旦旦推移。夏至至北之極。卽回而漸南。冬至至南之極。卽回而漸北。南北周回有定則。故一周歲自不能滿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止二十三刻餘也。以天而言。一度析爲百四十。則四分之一。當得二百三十五。而日之行。一歲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餘耳。歲與天安得不差乎。

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爲歷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爲歷元矣。

篇中六咨字。下民其咨之咨。訓嗟愁怨之意。餘五字。孔例訓嗟。蔡在帝曰下者。則訓嗟。在疇下者。訓訪問。說文曰。謀事曰咨。五咨皆謀訪之意。恐不必作兩訓。但從訪問之意看。自有意況。古文皆作資。

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是欲授相職。故放齊舉尤國之君。蓋堯庭大事。必咨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朱是丹朱。恐不必放齊舉。

下民其咨之爲言。意之之詞也。聖人治天下。民生富贍。而水旱有備。斯時雖有水災。民未病也。然聖人愛

民之心。如慈母之于子。豈待飢寒叫號而後衣食之邪。故其咨之言。先已意之矣。

金先生曰。史稱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蟜極。蟜極生嚳。嚳生子堯。則堯黃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乎。世系之傳。史記失考。司馬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父曰太公。而不知名。母曰劉媼。而不知氏。耳目所及。尙如此。傳聞者其足信乎。考之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平水土以處底類。商契和合五教以保百姓。周棄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左氏史趙曰。自幕至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自幕至瞽叟。則非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也。或曰。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謂顓頊必出于黃帝。史記之說果足徵乎。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卽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莫難明者譜諜。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尙有遺則。其序譜諜。豈足信乎。書稱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于黃帝。則爲同高祖之族也。舜在九族內。爲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而不一少顧。豈足謂之親九族。迨四岳明揚。而直妻

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惡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罪不勝誅矣

舜父不知其名瞽者無目之稱也古注謂不能分別好惡故謂之瞽非也史記作盲者亦非

舜母名握登舜生而母死瞽瞍更娶而生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蓋瞽瞍有虞之國君欲殺舜者愛象而欲奪嫡也然欲殺之乃嬪虞以前事舜以孝感烝烝乂不格姦然後嬪之也孟子不辨世俗之訛惟在發明聖人之心耳

舜典

濬哲(體)而文明用存于中者深沈而智哲則見于外者文理而光明溫恭用而允塞體見于外者和粹而恭敬則知存于中者誠信而充實此卽元德而重華協于帝者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詞巽位之際亦無丁寧告誡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脫文也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主宰之帝也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蔡傳全用此語釋肆類至羣神四句祭天卽類上帝所以泰昭以下至雩宗釋

六宗至于四方以下皆該在羣神中相近當爲禳祈宗當爲禁皆誤字也泰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壇名坎壇則爲下地而壇封土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暑必于國南之壇祭寒必于國北之坎求其類也王尊名壇之營域天以日爲君故號之日君而爲宮以祭之夜之有明者月也故以名月壇禁營也亦爲營爲壇也幽者暗也星見于夜爲幽暗之時故祭星之壇爲幽禁星五緯也或司中司命之類亦是于昏始見禁之雩吁嗟而祭龍也建巳之月龍星見之時于北祭之或水或旱亦于此祭言辟犢于上以見祭天之用特埋少牢冠于泰昭之上則以下皆用少牢可知羣神如山林川谷邱陵墳衍民所取財用又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之類然此皆常禮舜蓋特祭之而告攝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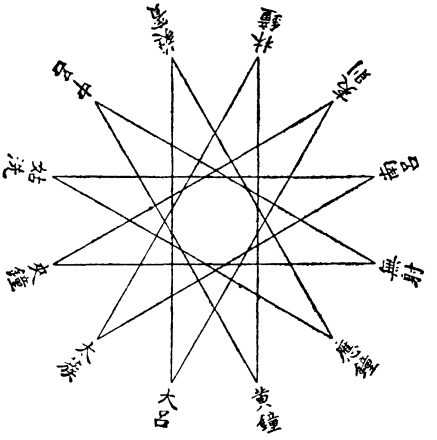
六宗疏中名不一今記于此以廣異聞歐陽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云天地春夏秋冬鄭元云禋與祭天同名六者皆天神謂星五緯辰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張髦云祀祖考三昭三穆司馬彪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

凡數天子用十二天地之極數也自上公以降則用九以至于二凡八等君用其奇而臣用其偶陰陽之義也故上公九而侯伯七子男五天子之三公八卿六而大夫四凡車旗冠服圭璧器用皆以此爲節

上可以兼下．隨所宜而用之．君則兼其奇．臣則兼其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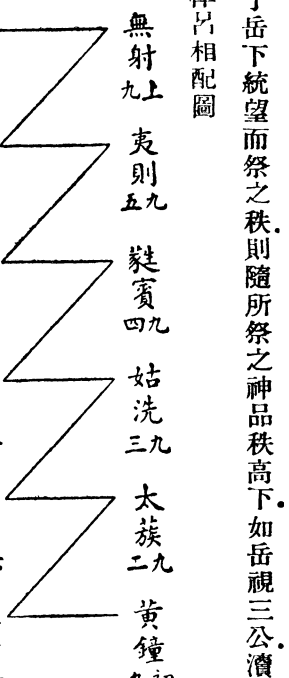
圭制博三寸．厚半寸．上剡寸半．其長則隨命數．惟天子之大．至長三尺．蓋天子之圭有二．搢大圭而執鎮圭也．桓雙植也．象宮室．爲植楹．以宮室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得諸侯乃安．故桓圭有文．如重立狀．桓或作瓚．信直也．躬曲也．信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躬者卑．足以長人而已．一說信圭之體直．躬圭之體曲．一說圭皆直．而琮人形于其上．信者直而躬者曲．璧則體圓而徑五寸．肉倍好．則好一寸．而肉兩傍共四寸也．禮注疏曰．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故琮爲穀蒲之形爲飾．又曰．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得其體．得其體者．未必盡其用．圭璧所以不同也．愚謂子男之國．止五十里．所以謂之未成國．圭爲天之用．其數奇也．璧爲天之體．其形圓也．

燔柴以祀天．蓋以牲燔其香氣．上達于天也．柴字古注、蔡傳、皆作祭天．若巡狩四岳．一歲四祭．不亦瀆乎．金先生謂祭山則埋．祭水則沈．禮也．今不能徧沈埋．故亦柴之．使氣傍達．舊說柴作一句．非．當連下讀．



律呂相生圖

望者。巡狩至方岳。不能徧祭羣神。止于岳下統望而祭之秩。則隨所祭之神品秩高下。如岳視三公。瀆視諸侯伯。甗視子男。甑視七牢。飪四牢。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此卽秩之類也。但恐唐虞周禮有不同耳。至于天子祭之。則祀曰望。山川毳冕。羣小祀元冕。亦如其秩。



天地果有初乎。凡有形者。必由始以終。由成而敗。天地亦囿于形者也。惡得無初。然則孰始而孰終之。理爲之體。而氣爲之用也。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其能生物者氣也。其所以生物者理也。人爲萬物之靈。而用物者也。故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然天地因氣而成。人物憑氣而生。氣不可以目見耳聞也。而有形者必有聲。聲則可以耳聞。而不可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故近于氣者莫若聲。聲之發雖出于一。而其高下清濁。亦莫不有節焉。自陰陽分而爲五。五而爲十二。五與十二相因而爲六十。而陰陽之用周矣。故聲之條理。亦在五與十二爾。萬物之聲。未有外于此者。人爲物靈。故其聲獨著。而多變。有哀樂喜

怒敬愛之感則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兼、和柔之應。其感也無窮。則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于自然。而人之聲。乃發于有意。出于自然。則合于道者多。發于有意。則違道或遠。故合人物之聲。制爲之節。因人之所本有而易求者以協之。盡其用。自聖人之明哲。聲律身度。豈不能自爲之制。而必取物之無知者。謂之聲之和。反以協人之聲。寧智不及之耶。蓋不自用聰明而任道。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皆欲歸于中而已。故聲之妙。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協物類。自載籍所紀。聲之用之效之感。不可勝數。其應之善惡有殊。則係乎聲之中正淫邪。其所以能感。則爲聲與氣爲最近故也。是以聖人愼之而立法焉。自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之八闋。神農之五絃。古之制聲也。尙矣。然以聖哲自爲之。而法未立也。黃帝氏欲立憲以垂萬世。故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竹孔與肉厚薄均等者截以爲筒。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鐘之宮。因制十二筒。吹其六以應鳳鳴爲陽。六應鳳鳴爲陰。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旋相爲宮。而聲不窮矣。然律之制。豈惟用于樂而已。故又因以爲度。而度長短焉。又因以爲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爲權衡。而平輕重焉。故備數之妙用。與天地侔矣。

數始于一。物必有對待。有陽則有陰。有天則有地。故有二。天地之體圓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故有三。一倚二亦三也。方者徑一而圍四。故有四。一倚三亦四也。圍三者以一爲一。而用其全。見其三而不可缺也。

故三圍四者。以二爲一。而用其半。見其二而不可折也。故二所謂參天兩地也。合三與二則五也。一倚四亦五也。天地之數五而已。以此爲不足以盡天下之數。故又以一二三四因于五。而爲六七八九五五自相因而爲十。以一倚六七八九。亦七八九十。故天地之數各以奇偶。亦止于十焉。然一函三三而三之則爲九。故九爲陽之盛。而十則復爲一矣。陽統夫陰者也。故用數止用九焉。又以九因三。則爲十二。故十二又爲天地之用數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位。天地之數。止于一元。而元有十二會。運有十二世。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夫寒暑一周而爲一歲。不可誣也。而一周之閒。日月之會。必十二度。此象著于天者也。斗杓之指。必十二方。此象著于地者也。故十二者。又天地之用數也。然數止于是而已。過此以往。雖百千萬。皆積而至者也。然則數衍于三。而盛于九。合于五而極于十。其始皆原于一也。一者太極也。太極者何。理而已矣。今夫黃鐘。亦始于一爾。以次而言。則位固居一矣。一則函。故三爲其徑之數。徑一圍三。則九乃其圍之數。以九伸之而自相因。爲長九寸之數。故黃鐘爲衆律之原。百度之本也。陽至于此。不可復加。而陰亦不可先陽。故有減而退。無益而進。三分損其一。以下生林鐘。由是而三分益之損之。上生下生。至于中呂而止。皆原于一。而莫非陽九之用也。

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于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萃萌萬物。爲六氣元。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

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者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懋盛。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位于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位于亥在十月。有三統之義焉。十一月乾之初九。陽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大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萬物生長。懋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合陽之施。懋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統。（三律皆整寸無餘分）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元注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中

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

十二律起算成法。一寸十分法。

黃鐘九寸。九陽之盛也。自一而函三。故黃鐘位居一而往三分。往一者圍三。則其圍九分。九其九。故八十一。爲黃鐘之長數。起于一二則含三。故三者數之用。是以十二律皆以三損益之。陽不可過。故先損三分之一而下生林鐘。

林鐘六寸。以三分黃鐘之九寸。三爲一分。三分損一。去其三寸。得林鐘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太簇八寸。以三分林鐘之六寸。二爲一分。三分益一。則加二寸而得太簇之數。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自此以下。析寸爲分。皆以三加之。以三分太簇之八寸爲二十四。以三約之。自此以上。生姑洗。三分益一。分之數。

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以九分南呂之五寸爲四十五。又以三乘其餘一爲三。合四十八。以三約之。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六十四。以九約其六十三。爲七而餘一。是爲姑洗之數。三分損一。下生鐘應。

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以二十七分姑洗之七寸爲百八十九。又以三乘其餘一爲三。合一百九十二。以三約之。六十四爲一分。三分損一。得一百二十八。

鐘應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以二十七分姑洗之七寸爲百八十九。又以三乘其餘一爲三。合二十以二十七約其一百八爲四而餘二十。是爲應鐘之數。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以八十一分應鐘之四寸爲三百二十四。又以三乘其餘二十六十。合三百八十四。以三約之一百二十八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五百一十二。以八十一約其四百八十六。爲六而餘二十六。是爲蕤賓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以二百四十三分蕤賓之六寸。爲一千四百五十八。又以三乘其餘二十六。爲七十八。合一千五百三十六。以三約

之五百一十二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二千四十八以二四十三約一千九百四十四爲八而餘一百四是爲大呂之數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又以七百二十九分大呂之八寸爲五千八百三十二百一十四以三百一十二合六千一百四十四以三約之二千四十八爲一分三分損一得四千九十六以七百二十九約其三千四百四十五爲五而餘四百五十是爲夷則之數三分益一上生夾鐘

夾鐘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四千九十六爲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四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其一萬五千三百九爲七而餘一千七十五是爲夾鐘之數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約之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爲七寸又以三乘其餘一千七十五爲三千一百二十五合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以三約之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爲一分三分損一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約其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爲四而餘六千五百二十四是爲無射之數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中呂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四寸爲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二又以三乘其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合九萬八千三百四以三約之三千七百六十八約其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爲六而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是爲中呂之數也

漢志又曰黃鐘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史記律書生鐘分曰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一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西山蔡先生律呂本原曰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鐘之律寅爲九十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鐘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之爲毫丑之三爲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有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鐘蓋黃鐘爲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一以生十一律焉（愚按數止于絲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約之也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一爲三忽也衍之則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者忽之數也）

又曰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

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太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備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上即十二辰分字。以子一丑以下二八十六是也。三寅九是也。其下則十二辰分字。

又十二律起算成法。一寸九分法。

黃鐘九寸。一數之始。九陽之盛也。故黃鐘位居一。而圍九分。九其九故八十一分爲黃鐘之長。九寸也。百而以三歷十二辰。其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而以寸法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得九亦爲九寸。數起于一。而下生林鐘。三分之一。損益之陽不可過。故先損三分。黃鐘之長一爲三寸。得其二爲林鐘之六寸。亦得六寸。以三分黃鐘之九寸爲十八寸。倍其實也。以三分之一爲六。故三寸。法曰。三分損一。得四。其實十萬七千九百四十六。爲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林鐘六寸。法曰。丑三分二。以三分黃鐘之長一爲三寸。得其二爲林鐘之六寸。倍其實也。以三分之一爲六。故三寸。法曰。三分損一。得四。其實十萬七千九百四十六。爲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太簇八寸。寅九分八。以九分黃鐘之長一爲二寸。益一亦得八寸。則一爲二寸。益一亦得八寸。其法曰。陽辰當位自得。故太簇居寅。下辰午申戌放此。以林鐘之實。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爲太簇之實。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爲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南呂五寸三分。自此以下。以二十七分爲黃鐘之長一寸。爲二十七分。法二百一十六。以三分太簇之八寸。則二寸六分爲一損。亦得五寸三分。三分其實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二。爲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姑洗七寸一分。法曰。辰八十一分爲黃鐘之長一寸。則六十三分七寸一分爲一分。故姑洗之長七寸一分。以南呂之五寸三分爲一分。三分其法也。以南呂之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三分則一寸七分爲益一。亦得七寸一分。四分是爲七寸一分。三分其實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四分其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三分則一寸七分爲益一。亦得七寸一分。四分是爲七寸一分。三分其法也。以三約之。得六十四分。是爲七寸一分。三分其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三分則一寸七分爲益一。亦得七寸一分。四分是爲七寸一分。三分其法也。以三約之。得六十四分。是爲七寸一分。三分其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三分益一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爲姑洗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應鐘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自此以下折分爲釐九釐爲分黃鐘釐法二百四十三黃鐘之長一爲三釐得其一百二十八以二百四十三法曰已二百四八則二十七分爲一寸三分損一下生應鐘之實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二爲姑洗之七寸一分四釐是爲四寸六分五釐三毫其法也以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爲分損一得上生蕤賓三萬六千四百一十二爲蕤賓之實三分益一得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八三分損一下生中呂

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此一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則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七爲一毫一百六十二爲六毫四千三百七十四爲一分四千三百七十四爲一絲六百八十三爲二分二百四十一爲三絲六百八十三爲二忽一千九百四十八爲三忽一千七百二十二爲四忽一千七百二十二爲五忽一千五百三十六爲六忽一千五百三十六爲七忽一千三百四十八爲八忽一千三百四十八爲九忽一千一百五十三爲一釐一千一百五十三爲二釐九百六十一爲三釐九百六十一爲四釐八百爲五釐八百爲六釐六百八十七爲七釐六百八十七爲八釐五百七十五爲九釐五百七十五爲一毫四百八十爲二毫四百八十爲三毫四百八十爲四毫三百八十四爲五毫三百八十四爲六毫三百八十四爲七毫三百八十四爲八毫三百八十四爲九毫三百二十爲一絲三百二十爲二絲三百二十爲三絲三百二十爲四絲三百二十爲五絲三百二十爲六絲三百二十爲七絲三百二十爲八絲三百二十爲九絲二百六十六爲一忽二百六十六爲二忽二百六十六爲三忽二百六十六爲四忽二百六十六爲五忽二百六十六爲六忽二百六十六爲七忽二百六十六爲八忽二百六十六爲九忽二百二十爲一釐二百二十爲二釐二百二十爲三釐二百二十爲四釐二百二十爲五釐二百二十爲六釐二百二十爲七釐二百二十爲八釐二百二十爲九釐一百八十四爲一毫一百八十四爲二毫一百八十四爲三毫一百八十四爲四毫一百八十四爲五毫一百八十四爲六毫一百八十四爲七毫一百八十四爲八毫一百八十四爲九毫一百五十三爲一絲一百五十三爲二絲一百五十三爲三絲一百五十三爲四絲一百五十三爲五絲一百五十三爲六絲一百五十三爲七絲一百五十三爲八絲一百五十三爲九絲一百二十八爲一忽一百二十八爲二忽一百二十八爲三忽一百二十八爲四忽一百二十八爲五忽一百二十八爲六忽一百二十八爲七忽一百二十八爲八忽一百二十八爲九忽一百爲一釐一百爲二釐一百爲三釐一百爲四釐一百爲五釐一百爲六釐一百爲七釐一百爲八釐一百爲九釐八十爲一毫八十爲二毫八十爲三毫八十爲四毫八十爲五毫八十爲六毫八十爲七毫八十爲八毫八十爲九毫六十四爲一絲六十四爲二絲六十四爲三絲六十四爲四絲六十四爲五絲六十四爲六絲六十四爲七絲六十四爲八絲六十四爲九絲五十三爲一忽五十三爲二忽五十三爲三忽五十三爲四忽五十三爲五忽五十三爲六忽五十三爲七忽五十三爲八忽五十三爲九忽四十爲一釐四十爲二釐四十爲三釐四十爲四釐四十爲五釐四十爲六釐四十爲七釐四十爲八釐四十爲九釐三十二爲一絲三十二爲二絲三十二爲三絲三十二爲四絲三十二爲五絲三十二爲六絲三十二爲七絲三十二爲八絲三十二爲九絲二十六爲一忽二十六爲二忽二十六爲三忽二十六爲四忽二十六爲五忽二十六爲六忽二十六爲七忽二十六爲八忽二十六爲九忽二十爲一釐二十爲二釐二十爲三釐二十爲四釐二十爲五釐二十爲六釐二十爲七釐二十爲八釐二十爲九釐十六爲一毫十六爲二毫十六爲三毫十六爲四毫十六爲五毫十六爲六毫十六爲七毫十六爲八毫十六爲九毫十三爲一絲十三爲二絲十三爲三絲十三爲四絲十三爲五絲十三爲六絲十三爲七絲十三爲八絲十三爲九絲十爲一忽十爲二忽十爲三忽十爲四忽十爲五忽十爲六忽十爲七忽十爲八忽十爲九忽八爲一釐八爲二釐八爲三釐八爲四釐八爲五釐八爲六釐八爲七釐八爲八釐八爲九釐六爲一毫六爲二毫六爲三毫六爲四毫六爲五毫六爲六毫六爲七毫六爲八毫六爲九毫五爲一絲五爲二絲五爲三絲五爲四絲五爲五絲五爲六絲五爲七絲五爲八絲五爲九絲四爲一忽四爲二忽四爲三忽四爲四忽四爲五忽四爲六忽四爲七忽四爲八忽四爲九忽三爲一釐三爲二釐三爲三釐三爲四釐三爲五釐三爲六釐三爲七釐三爲八釐三爲九釐二爲一毫二爲二毫二爲三毫二爲四毫二爲五毫二爲六毫二爲七毫二爲八毫二爲九毫一爲一絲一爲二絲一爲三絲一爲四絲一爲五絲一爲六絲一爲七絲一爲八絲一爲九絲一爲一忽一爲二忽一爲三忽一爲四忽一爲五忽一爲六忽一爲七忽一爲八忽一爲九忽法曰亥以一爲本數一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倍之爲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中呂之實以中呂之實損一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倍之爲一十三萬一千六十九爲蕤賓之實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法曰午以一爲本數一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倍之爲一十三萬一千六十九爲蕤賓之實三分益一得十七萬四千八百二十五爲大呂之實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蔡先生曰。按呂氏春秋、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今按鄭康成注禮。上下相生之說。卽本呂氏淮南之論。又按國語韋昭注。于大呂夾鐘中呂三呂下。皆有本數。又有位數。雖用鄭氏十分寸之法而加倍之。說又不全與鄭氏同。但未發明陽皆下生。陰皆上生之義。又若未盡了然爾。

陽生于子之半而極于午。陰生于午之半而極于子。黃鐘應乾之初九。故位居子。林鐘坤之初六。當位居午。而午亦陽也。故避而居未。黃鐘隔八而下生林鐘。林鐘隔八而上生太簇。三者皆全寸。故爲三統。天陽也。地陰也。而人亦陽也。人雖生于地。而上同于天之陽。此見天人之合。而人可與天比德也。

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六閒。夾鐘又曰圜鐘。林鐘又曰函鐘。南呂又曰南事。中呂又曰小呂。

漢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　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傍有庳焉。庳吐雖反。力一尺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圜象規。重二鈞。聲中黃鐘。　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

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法乃古法。而度量之器乃漢制。五禮見周禮大宗伯。正文按周禮注字取鄭元。王昭禹禮注通典。春秋纂例禮書。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其別有十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禋之爲言。煙。烟燎升煙。所以報陽。又曰精意以享爲禋。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祭之。又以春孟祈穀于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牲用一犢。幣用繒丈八尺。牲幣各隨玉色。器以瓦。爵以匏。藁秸及蒲爲藉神席。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積柴以實牲體。上下三祀皆同。日壇王宮。月壇夜明。牲幣俱赤。玉以圭璧。凡祭日月。歲四迎氣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四時之祭。二分二合。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星辰。蓋于祭天宗時祭之。天宗。謂日月星辰之類。天之宗也。又周仲秋祭靈星。秋分享壽星。南郊亦是。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槱積也。積薪而燎。牲同上。司中、三能、司命、文昌宮星。或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風師箕星。雨師畢星。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于國城西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

以上祀天神。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夏后氏以五月祭地示殷以六月祭周夏日至禮地示于澤中之方丘在國北黃琮黃幣其神州地示謂王者所居吉王兩圭五寸有邸黝幣北郊築壇名泰折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以此生五穀功多稷圭邸黑幣各吐生物翬生賴之又曰土地之神能生五穀稷者五土之中特以原隰以此生五穀功多稷爲五穀之長故名其神表言其處能生五穀之故稷配湯遷社而祀冀周制天子三社大句龍能平水土故祀配社烈山氏子柱能殖百穀故祀配社侯社亳社諸侯三社國社侯社亳社大夫一社社稷壇皆北面兩圭有邸天子太牢諸侯少牢黝色黑幣日用甲三獻王昭禹曰門戶司出入之神中霤司居處之神竈司飲食行司道路人資之以安故祀之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行以豕歲徧五獻升血兩圭有邸五寸少牢牲幣各隨方色器用蜃五獻不言四瀆或省文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貍。川澤沈。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辜。疈牲胸而磔之以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即蜡祭也八蜡以記四方。一曰先嗇田祖也若神農爲主二曰司嗇若后稷爲佐三曰農田畯也古之先教田者四曰郵表畷田畯爲郵亭督約百姓處五曰猫虎迎猫爲食田鼠也迎虎爲食田豕也六曰防爲障水也七曰水庸溝也八曰昆蟲螟螣蟊蠹之屬能爲穀害者索鬼神而致百物百物謂岳鎮海瀆五土井泉能雲雨有功益于人者動物羽蟲毛鱗介四蟲等。

以上祭地示。

以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特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也以鬱鬯灌地謂始獻尸求神也此祼祭也以夏之孟月爲之不知年數

以饋食享先王。饋食主于有黍稷互相備也肆獻以牲體爲主饋食以熟食爲主凡祭者必祼下四者皆同此祫祭也三年一祭行于冬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此四時常祭。
以上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親者服馬。
疏者舍穜。
以荒禮哀凶札。
荒人物有害也。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以弔禮哀禍菑。
神所示爲禍。天所毀爲菑。弔以慰之也。
以禬禮哀圍敗。
國見圍。師敗績。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
以恤禮哀寇亂。

兵作于外爲寇，作于內爲亂，恤以救之。

以賓禮親邦國。其別有八。

春見曰朝。

此以下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在春，東方諸侯朝，猶早朝之朝，欲其來之早。

夏見曰宗。

南方諸侯宗尊也。

秋見曰覲。

西方諸侯覲勤也。

冬見曰遇。

北方諸侯遇偶也。君不期而俱至。

時見曰會。

無常期，諸侯有不服，王將征討，既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

殷見曰同。

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既畢，爲壇合諸侯以命政。

時聘曰問。

天子有事。乃聘之。

殷頫曰視。一服朝之義。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

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

大均之禮。恤衆也。其地政地守地之賦。所以憂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田習兵。簡閱諸車徒。

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室任其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所以合聚其民。

以嘉禮親萬民。其別有六。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婚冠之禮．親成男女．
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主．天子在學時．亦有朋友．
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朝聘者．
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異姓．王婚姻舅甥．

右五禮皆周制．其隨時損益．雖不盡與唐虞同．然亦皆其遺法也．今存者惟周禮耳．觀此則可見古禮之大槩矣．

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謂天子命之爲樹子也．降一等謂公子如侯．侯子如伯之類．今注世子執纁以未誓者言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今不言皮．虞周禮異也．凡帛其長一丈八尺．兩而合之爲卷．五卷九十端．共爲一束．三入爲纁．淺

絳也。赤與黃色、六入爲元黑而有赤色。
直寬剛簡及皋謨九德。皆是言其天質之善。或學而成此質者則如此。防其過。濟其不及。若性質乖戾卑
下者。又不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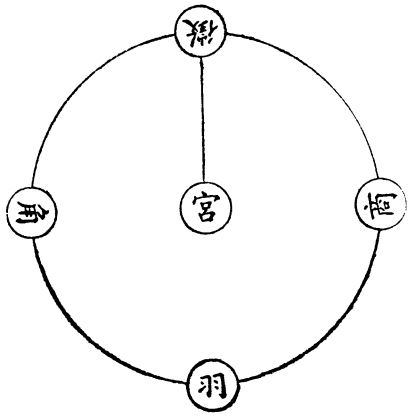
五聲十二律相配圖。

宮。最下。最濁。	十。	十一月。	子。	黃鐘。
商。次下。次濁。	金。	十二月。	丑。	大呂。
角。高下清濁之間。	木。	正月。	寅。	太簇。
變徵。		二月。	卯。	夾鐘。
徵。次高。次清。	火。	三月。	辰。	姑洗。
羽。最高。最清。	水。	四月。	巳。	中呂。
		五月。	午。	蕤賓。
		六月。	未。	林鐘。
		七月。	申。	夷則。
		八月。	酉。	南呂。
		九月。	戌。	無射。

變宮．十月．亥．應鐘．

宮爲土．爲君．爲信．其數八十一．下生徵．徵爲火．爲事．爲禮．其數五十四．下生商．商爲金．爲臣．爲義．其數七十二．下生羽．羽爲水．爲物．爲智．其數四十八．上生角．角爲木．爲民．爲仁．其數六十四．下生變．

五聲相生圖



八音配八風圖

漢志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四聲爲宮紀

五聲生于黃鐘黃鐘爲宮而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去一益一下生上生至于角而止角不能生宮者君不可先亦中呂不能生黃鐘之義也宮君象也處于中君之所也向明而治君之道也故損而首生徵自徵而商羽角象天道之左旋也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而配以君臣民事物以數之多寡爲先後也民居左養民當以仁也臣居右臣所守者義也事居前理事尙明也物在後不以物爲先也其配于律如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應鐘爲徵南呂爲羽順數多寡之序言也以律相生之序則又順宮徵商羽角相生之序言之也

王朔易者坎也爲果蓏者艮也震竹而巽木也蠶火精也瓦土類也兌金而乾玉也故八音之配如是也匏竹則木類也金石則土類也東生之方也西凝之方也絲成于夏而華成于冬也亦各從類也

百揆輔弼君身總攝庶政故居一民以食爲天故后稷居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司徒次之道之不從齊之以刑故士次之工以備器用亦以率天下之工也故工次之山林川澤草木鳥獸各得其序所以養生送死故虞次之衣食足教化行刑罪遠器用良牲殺備然後可以行禮故秩宗次之禮以節其外樂以和其中故典樂次之禮樂達于天下則德言興善行立故納言次之此九官之序也

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唯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

讀書叢說卷之三

大禹謨

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餘事。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皐益前。允若茲一章。萬邦咸寧以上。以效驗言。稽于衆以下。以工夫言。稽衆從人則嘉言罔伏。不虐無告。則萬邦咸寧。不廢困窮。則野無遺賢。后臣克艱。禹本兩平說。舜則歸重于己。謂惟堯時克其意。若曰惟后克艱厥后。則臣克艱厥臣。

東萊先生曰。不虐不廢。不必橫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不到。是廢之虐之也。

益曰吁一章。五罔二勿二無。皆儆戒之目。作四節看。上三罔屬儆戒無虞一句。蓋此三者。多失于無事之時。三句自爲一節。歷數之也。下二罔屬百志惟熙一句。蓋違道從欲。只爲私意固蔽。私則志不廣矣。若所見者大。必不違道從欲。要在道欲二字上。下兩句。又結上三節。謂于是八者無怠無荒。則四夷皆來王矣。

六府蔡傳謂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如濬川設防。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斬冰出水以節陰陽氣之類。然頗費力。金先生曰。禮記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

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火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廿人也在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歟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歟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歟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利用則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爲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非類例矣

念茲在茲四句蔡傳禹自道也金先生謂禹勉帝舜念茲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如此則與上下兩念字相應而三念字皆是一意

降水儆予一章總言功德二字成允成功汝惟不伐嘉乃丕績皆以功言也克勤儉不滿假汝惟不矜予懋乃德皆以德言也

成允成功能成其實成之功也

汝惟不矜不伐四句言禹惟其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蓋矜伐者自有其能與功也凡物據以爲己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爲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故禹之功能雖極大人竟莫能指而與之爭相上也一說禹惟但不矜不伐而已而人之功能自然無出其上者況敢爭乎

人心可善可惡。理欲皆可包在裏許。目視、耳聽、鼻臭、口味、四肢之奉。皆是道心。則一于理。而不雜以私。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精則于凡人心之所接處。事事察之極精。而知理欲分曉。一則專守于理。而不使一毫私欲間于其間。其及于事物。信能執其中矣。精是知得到。一是守得堅。中是行得及。如此即純是道心。然亦未嘗出于人心之外。但無稽弗詢之謀。金先生謂己之謀也。人言無考于實者。勿聽。己謀不詢于衆者。勿庸。

皐陶謨

曰若稽古。曾訓也。堯舜、禹皐。其德與位。固有不同。而史臣皆以此稱之。蓋于此下。各敍德而後及功者。二典法也。堯舜之德。固又非禹比。禹雖亦有帝位。而謨中所載。實廣廷事。故禹謨但敍其功。而不言德。皐陶始終臣道也。故但敍其言。而又不及其功。此蓋史臣之意也。

史臣以皐陶所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兩語。明皐陶之謨。亦以見皐陶之德。而一篇綱領。亦惟在此兩句。愼厥身修。惇敍九族。安民及天敍以下。皆迪德之類也。庶明勵翼。知人及九德以下。皆明諧之類也。然迪德則可以知人明諧則可以安民。而知人之目。其末戒以兢兢業業。則又迪德之事。安民之目。其中有服刑之用。則又明諧之事。雖分言互言。各有條理。大要不過兩端耳。

九德金先生曰。自寬以至彊。九者。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在躬行心得。而措諸彼。亦使之惇五典庸五禮而已。至于

人蹈典禮而有德。則命五服以章之。悖典禮而有罪。則用五刑以討之。用賞用刑。所以勸戒。使人皆歸于德也。而賞刑之政事。則當勉而又勉者也。四天字皆言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不敢忽。不敢容私于其間者也。

天聰明至敬哉有土一章。此專戒君所以當迪德者也。明威天之所以加于君身者也。天難諶。命靡常。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必然之理也。天豈有意哉。亦以民爲聰明爾。勅我自我之不惇庸。命德討罪之不當。則民怨而天怒矣。末又明言之曰。天人一理。上下通達。無有少閒。有士者可不敬哉。能敬則能安民矣。

益稷

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橇丑倫反。樏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注。橋一作蕎。凡玉反尸子云。泥行乘蕝。漢溝洫志。泥行乘毳。與橋同山則揭。居足反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命與牀人與以行。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橋。然則輴與橇蕝爲一物。木牀人與以行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僕志。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專端之微也。康安靜以存養也。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靜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于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

殷肱耳目應翼爲明聽翼輔也以肱言爲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

疏鄭氏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繒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皐陶五服與五刑對言宜于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一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羣小祀元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元冕而下蓋王之三公卿大夫士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爲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鄭氏所言周升三辰于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袞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元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繅旒有異也雖周

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勅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爲黹紩也。黹展几反。紩直質反。縫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繒爲裳。而以線紩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也。疏云。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

杏溪傅先生合樂圖

堂上樂。　堂下樂。　升歌。三終。

磬。書鳴球也。　鞉。　一歌。　笙入。三終。

鼓。　二歌。　一笙。

琴。　三歌。　二笙。

管。　一歌一笙相間而作。共三終。　三笙。

鏞。　一歌。　一笙。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瑟。

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二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竝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謂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其中矣。故謂之九成。

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詩擊磬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以上九成。不言笙入者。笙入與升歌共爲三成。故不言。

讀書叢說卷之四

禹貢

州境	山	水	澤	原隰	土	田	賦	貢	草木	夷	貢道
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至于岳陽。	至于衡漳。恆衛既從。		既修太原。覃懷厎績。至于大陸既作。	厥土惟白壤。	厥田惟中中。	厥賦惟上上錯。	島夷皮服。		島夷。	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	厥田惟中下。	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嵎夷既略。	濰淄其道。		海濱廣斥。	厥土白墳。	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浮于汶。達于濟。	

海岱及
淮惟徐
州。羽畎
嶧。蒙羽其藝。

淮沂其乂。大野既
豬。東原底平。

厥土赤
埴墳。厥田惟
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
嶧陽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

草木漸
包。淮夷
浮于淮泗
達于河。

淮海惟
揚州。

三江既入。彭蠡既
瀦陽鳥
攸居震
澤底定。

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
下下。厥賦下
上上錯。厥貢惟金三
品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惟
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
包橘柚錫貢。

篠簜既
敷厥草
惟天厥
木惟喬。

島夷
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

荊及衡
陽惟荊
州。江漢朝宗
于海。九江
孔殷沱潛
既道。雲土夢
作乂。

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
下中。厥賦上
下。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
杶幹栝柏礪
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
菁茅九江
納錫大龜。

沿于江沱
潛漢逾于
洛至于南
河。

	荆河惟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沱潛既道。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危既宅。	
			至于豬野。	
			原隰底績。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土青黎。	厥土惟黄壤。	
	厥田惟下下。	厥田惟下下。	厥田惟上上。	
	厥賦錯上中。	厥賦下中三錯。	厥賦中下。	
厥篚元纁璣組。	厥貢漆枲絺紵。錫貢磬錯。厥篚纖纊。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	
	浮于洛達于河。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三苗丕叙。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

海而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楊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楊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滎波荷澤孟豬。皆巨浸。州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雍二者皆有者。兗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濟之東而稍高耳。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兗荊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垂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荊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逾嶺。兗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兗徐楊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書隨山九條八法。

既載。冀既載壺口。

治。冀治梁及岐。

至于。冀至于岳陽。（既修太原云。雍至于烏鼠。）

其藝。徐蒙羽其藝。

既藝。梁岷嶓既藝。

旅平.　梁蔡蒙旅平.
既宅.　雍三危既宅.
青治水十五條十一法.
至于.　冀至於衡漳.
既從.　冀恆衛既從.
會同.　兗濰沮會同.
攸同.　雍灃水攸同.
其道.　青雒淄其道.
其乂.　徐淮沂其乂.
既入.　揚三江既入.
既道.　兗九河既道.
孔殷.　荆九江孔殷.
既西.　雍弱水既西.
屬.　雍涇屬渭汭.
書澤十條八法.

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荆沱潛既道.　梁沱潛既道.
雍漆沮既從.

既澤。兗雷夏既澤。
既豬。徐大野既豬。揚彭蠡既豬。豫滎波既豬。
厎定。揚震澤厎定。
導。豫導菏澤。
被。豫被孟豬。
至于。雍至于豬野。
土。荆雲土。
乂。荆夢作乂。

書原隰七條六法。

既修。冀既修太原。
厎績。冀覃懷厎績。雍原隰厎績。
既作。冀大陸既作。
既瀹。兗桑土既瀹。
廣斥。青海濱廣斥。
厎平。徐東原厎平。

書土十一法。

土色五。白。冀。青。黑。兗。赤。徐。青。梁。黃。雍。

土性六。壤。冀。豫。雍。墳。兗。青。墳壚。豫有性無色。埴墳。徐。塗泥。

楊。荊皆有性無色。黎。梁。細而疏也。

既二十一。

書山四。

既載一。冀既載壺口。

既藝一。梁岷嶓既藝。

既旅一。雍荆岐既旅。

既宅。雍三危既宅。

書水八。

既從二。冀恆衞既從。雍滍沮既從。

既道三。兗九河既道。荆沱潛既道。梁沱潛既道。

既入二。楊三江既入。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既西一。雍弱水既西。

書澤四.
既澤一.　兗雷夏既澤.
既瀦二.　徐大野既豬.　揚彭蠡既豬.　豫滎波既豬.
書原隰三.
既修一.　冀既修太原.
既作一.　冀大陸既作.
既乂一.　兗桑土既乂.
書草木一.
既敷一.　揚篠簜既敷.
書夷一.
既略一.　青嵎夷既略.
厎六.
厎績一.　冀覃懷厎績.　梁和夷厎績.　雍原隰厎績.
厎平一.　徐東原厎平.
厎定一.　揚震澤厎定.

厎貢一。荊三邦厎貢厥名。
惟字三十有四。當有三義。
語助三十。
州名之上八。冀無。厥土下五。冀兗荊。揚豫雍。厥田下九。
草木下四。兗草繇木條。揚草夭木喬。厥貢下三。徐惟十。揚惟金。雍惟球琳。厥賦下一。冀。
訓及三。
青海物惟錯。揚羽毛惟木。荊惟金三品。
訓獨一。
只荊州惟箘簵楛之惟。以三邦厎貢厥名觀之。當作獨義。
山總四十有二。
正導二十有七。
岍。岐。荊山北。壺口。雷首。
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
恆山。碣石。正陰列十有二。西傾。朱圉。鳥鼠。
太華。熊耳。外方。桐柏。陪尾。次陰列八。

嶓冢。荊山南。
衡山。敷淺原。正陽列三。

雜觀十有六。

梁。岐。冀。
嶧。徐。蔡。
三危。積石。

大伾。兗。

水總四十六。

正導九。

弱水。黑水。
濟。淮。

雜見三十三。

洚水。濛。
澶。九江。
沂。灃。

內方。岱。青。

大別。次陽列四。蒙。

岷山。羽。

滄浪。河。
沇。渭。
逕。

蒙。梁。
終南。
崑崙。

惇物。

三澨。漢。
汝。洛。
漆。

合黎。

沱。梁州沱。
泗。江。
沮。雍州沮。

溯。　瀍。　伊。以上導水。　衡漳。
滍。衡。　澮。三江。　汴。兗州汴。　漯。　潍。恆。
淄。　沔。流沙。　沱。荆州沱。　潛。荆州潛。　潛。梁州潛。
桓。

澤總十有一。

竝見前圖。兗徐雍各一。豫四。荆楊各二。

原隰總九。

七見前圖。冀三。兗青徐雍各一。

東陵。　陶邱。

甘誓

周禮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曰。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五子之歌

逸者縱肆而不收斂。豫者怠惰而不恭敬。故以滅其本有之德。下文盤遊。方說遊樂。

夏都安邑。在河北。冀州之境。窮國在石安邑之北。太康十九歲。據前編。度河而南畋。故羿拒之于河。不使北歸。羿遂有河北之地。稱帝夷羿。而河南仍屬太康。夏國猶存也。故五子但惜冀方之喪。後十年。太康崩。仲康立。十三歲崩。夏后相立。八歲。寒浞烹羿。而據其國。王相二十八歲。浞弒王。自作歌之歲。計三十二年。而浞滅羿。又二十年。而浞滅夏。

允征

官歸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適人徇于路之言也。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憲而修輔者。疏云。平等有闕。猶尙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自政典之上。截斷以下。爲誓師之辭。天子威命以上。使士衆同心同力。欽承威命。以無犯政典。先后時之誅。火炎崑岡以下。戒其多殺。當擇善惡。威克厥愛以下。戒其縱緩。其爾衆士懋戒哉一語。總結上文。

政典以下。是戒士衆毋大過。毋不及。然有兩意。先時者謂輕進而邀功。不及時者謂失期而怯敵。皆是致欺之道。此以軍陣言。火炎崑岡。戒威鋒猛暴。愛克厥威。戒威武不振。此以氣勢言。

讀書叢說卷之五

湯誓

湯誓一篇首尾皆以天命言蓋生成萬物者天之道而福善禍淫者亦天之道也爲君者臨天下而教養其民而仁愛之心流及庶彙能參贊化育者則可謂之天子天則錫之福居于其位而暴虐烝民是逆天生生之意尸其位而不克肖天不能任責則天必降之禍易有德者而任之絕命受命雖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其感召契合之妙有非人所能知者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亦以彼之惡極天下之人無不怨我之仁至天下之心無不歸只就民心上看天意得時卽動動則如意卽是受天命張子所謂開不容髮者蓋非聖人之聰明睿知洞見天理人心而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者則爲妄作僭亂其間何啻千里

湯誓正是誓衆所以有不恤我衆夏罪其如台之語可見天下皆怨桀獨亳衆樂湯之化不知有桀之暴故也

仲虺之誥

人之所不能爲者湯能爲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

矧予之德爲句朱子曾有此說謂況在我之德彰著人之言誦我之德者滿于聽聞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懋勉也。人能勉于德者。則以官勉之。能勉于功者。則以賞勉之。此古註之意。用人惟己。謂用人則取人之善爲己之善。是則有小善者。無不用之。但欲成我之德爾。

自邦乃其昌以上。釋湯慙之詞。德日新以下。勉湯之詞。佑賢以下八事。正湯所以得天下之道。惟其賢德忠良者。則佐輔顯遂之。弱昧亂亡者。則兼攻取侮之。是其賞罰皆得其當。無非奉天命。順天道而爲之。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兼攻取侮。卽十一征而天下無敵之事。推亡固存。謂凡可以亡國之道。湯皆推而去之。凡可以存國之道。湯皆固而守之。此邦國乃如此其昌也。此正贊湯之德。謂其順天有功于天下。而不必慙之意。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金先生曰。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卽日新之推也。

伊訓

祠者。祭告之名。先王厥祖、皆湯也。自伊尹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而言。則曰厥祖。此太甲卽位改元之初。伊尹欲發訓以告。故時行此禮。蓋非常禮也。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嗣君固不得行祠事。而臣子一也。伊尹亦安得吉服以攝祀乎。成王崩。太保逆子釗入翼室。越九日。王與太保皆麻冕受傳顧命。見諸侯乃釋冕反喪服。召公爲之也。伊尹將陳烈祖之德。官刑之制。質之于湯主而告之。故特祠焉。此伊尹、召公、變禮行權。非可執常禮議之也。湯之崩雖不可攷知在何月。三祀十有二月。以冕

服奉嗣王歸亳。蓋適當除喪之初。則元祀十有二月。湯猶未葬也。直告于殯宮爾。伊氏蓋堯之後。尹其名也。侯服甸服。羣后近畿之諸侯也。冢宰太宰。卿之長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謂百官各總己之職。以聽伊尹之訓。斯與孔子之所云詞同而意異者也。伊尹之訓。雖主于告王。而官刑之戒。蓋亦兼告羣后百官。故史臣之序如是。

古註以太甲繼湯立者。則是謂逾月而改元者非。蔡氏辨之甚詳。蔡氏謂太甲繼仲壬而立者。則非。胡五峰辨之甚詳。

三風十愆。疏曰。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聖人之謨訓。固廣大而難窺測。如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

太甲

伊尹之德與湯竝。而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高宗亦曰。昔先正保衡。作吾先王。然則伊尹又湯之先覺者也。湯之所以受天下。爲天下王。而伊尹不與者。特以勢耳。湯爲諸侯。而尹則匹夫故也。其奉天命而伐夏救民。謀猷措置。及立國之規模。皆湯尹同其功勞。及湯既沒。故伊尹獨以天下爲己任。其告太甲之言。大率多有已與湯同其天下之意。其丁寧告戒太甲。使之毋墜失基業者。尤諄諄也。後三篇皆此意。

金先生說欽厥止之止與益稷安汝止之止皆作此心靜止未發未接物時說謂于平日不接物而心靜之時以敬存此心使之虛靈專一故于接物之際動皆中理欽者敬也上愼乃儉德戒其驕奢惟懷永圖戒其苟且若機張省括于度戒其輕發故于不接物時戒其敬而動則率乃祖之攸行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二惟字作接語詞看

言逆于心毋以爲怒必求諸道合于道者宜從之言遜于志毋以爲喜必求諸非道不合于道者去之逆耳之言非必可從遜志之言非必可違故又在求于道專以道爲中

咸有一德

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有命是始初天賦之以清醇之美質德是所爲止于至善者正如中庸言天下之至聖先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以質言其下仁義禮智四者是以德言也蓋天降生人其得氣之清而聰明睿知亦時有其人但能全其德者少既曰湯武反之則知有美質失而不能反者亦多矣天既厭夏于是監觀萬國凡有命者皆開啓迪導使之全其德而又獨求萬行全善聖德具備者眷念之俾作祀神之主于是得湯與尹焉其語意有如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兩語

啓迪有命受天明命兩命字所指不同上命字氣兼理下命字全以理言有命是天降生人之命是理氣兼有明命是俾作神主之命是湯德之全動與天理合而天自然歸之獨以理言明命當與上命靡常之命同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惟吉凶之及于人。未嘗僭差。在人之爲善不善爾。惟天之降災祥亦無他。在德之一不一爾。僭祥當兩讀。疏云。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爲災祥。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曰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之意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德。兼衆善。主于善。故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協于一。故達萬殊一本之妙。金先生之意曰。德指行言。善指理言。一指心言。協、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在于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謂參會考比之者。又在于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或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善者從之。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非。或用之彼事則是。所謂時中是也。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

蔡氏德善一皆以理言。專主一本萬殊之說。其說渾融。恐用功者難見入頭處。且本文謂德主善爲師。是師善以成德也。若曰德兼衆善。則善爲德之子。自于主而師之之義。恐有徵礙。于下兩句用功。恐爲尤難。當從金先生說。則條理分明。而脈絡貫穿。學者可以爲用功之方矣。

金先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卽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卽小可以知大蓋人之修德豈止尊一身安天下利一時而已至于廟享百世不祧亦其餘澤也長萬夫者尙可觀其政之善惡況爲天下之君或有小惡乃謂人之不知乎深勉戒之也

末三句只一意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擧凡天下之民有一人不得遂其生其情無所告訴不得上達蓋因自廣狹人所以致此是則德澤不能盡徧不能成平治之功矣

盤庚

五邦蓋湯居亳一仲丁遷囂二河亶甲居相三祖乙遷耿四徙邢五自囂以下皆河北地

由說文作㠯木生條也㠯與枻同伐木餘枻謂旣髡而復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

用降我凶德金先生曰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腿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篇末朕志絕句則若否二字如傳意或否字絕句則若爲虛字謂告汝以我之志及非我之志者汝皆當欽之

說命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知道固謂之明哲

然豈徒知而已。實欲見之詞令事爲。以爲民之準則。使人法而行之可也。居天子之位。而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承仰法式。王出言則爲命令。今王固以明哲之資君萬邦。乃默不發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王亦失爲君之道矣。

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居。思道者。思天下之理。惟其思之精。故此心誠敬純一。通于神明。心爲人身之主宰。帝則天之主宰也。天者理之所自出。帝則理之妙而莫測者也。此心誠敬。與理爲一。則自然達于神妙。而說之心亦純誠無閒者也。故高宗夢帝賚良弼。惟在于說。此以心感心。以理融理。而莫可以常情觀者也。

傅氏本堯之後。說蓋姓伊祁。而傅氏也。或曰。說不知其本姓氏。以築于傅巖。以地爲氏。

若金用作礪。鈍則欲使之銳。謂事有所不得行。而求輔其決。此以行言也。若濟川作舟楫。阻則欲使之通。謂理有所不能明。而求輔其通。此以知言也。若旱用作霖雨。枯澀燥竭。欲得其沛然。謂義理未融。而求其滋助。以致于化。此以涵養言也。

金先生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之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天者理之所自出。故王者法天象。莫大于天。雖無所不覆。而化育萬物者。亦豈自用。凡日月星宿。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

天之行者也。王者雖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樹立君長。以共治之。皆奉順天道而爲之也。雖位有尊卑。皆使其身安康豫樂而已。正欲其治民也。二語總指有位者而言。下文四惟字。則歸重于王。聖王上法于天。則臣敬愼而民從治。精神運量。命令舉措。稍爽于天。則下有不得其所者矣。

惟天聰明下四惟字。有三意。第一字起語辭。第二獨意。三四則接語詞。惟口起羞下四惟字。則歷數之詞。

干戈省厥躬。謂欲以干戈加于人。則先當自省其躬。在我之德已。

讀書叢說卷之六

泰誓上

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雖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碎破本語一一改之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之敬將天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絕句則謂皇天既怒紂是則命吾文考矣文王于是敬將其天之威欲有爲而永集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視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

牧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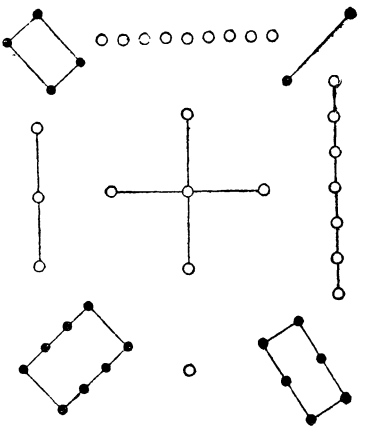
車上五兵戈、戉、戟、酋矛、夷矛。戈長六尺六寸。次戉長尋有四尺。自是而上各益四尺。至于夷矛則長二丈四尺。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也。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

洪範

大禹次九疇本經

二敬用五事　七明用稽疑　六乂用三德
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建用皇極　一五行
四協用五紀　三農用八政　八念用庶徵

大禹法象龜文。止于前十句。其初一曰至次九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詞。其後九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散見于後。



神龜負文

十有三祀。以見武王于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卽訪之。急于求道也。

箕子殷所封爵邑。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後。及功臣于編而經不言封箕子。蓋箕子不臣周。而武王亦遂其志。故止仍其舊邑而已。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吾不知其秉彝人倫之所以能敍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敍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

蔡傳五行有聲色氣味水之聲羽色黑氣朽火之聲徵色赤氣焦木之聲角色青氣羶金之聲商色白臭腥土之聲宮色黃氣香味則經文是也

恭從明聰睿金先生曰五事之則肅乂哲謀聖金先生曰五則之功謂修五事之效也從者順于理也明聰謂無不見聞是于見聞者極知其善惡邪正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睿者通乎微以一事言之也聖者無不通以萬事言之也自通一事以至于萬事自睿以至于聖聖所以爲效也總而言之睿似貫聖似一見事之明所以爲知哲聽事之詳所以成我之謨謀

五行五事第二重皆言曰第三重皆言作五行之曰謂其自然如此也五事之曰謂其當如此也言作則皆謂馴致以至如此也

用八政總曰農民以食爲天也故食居一孔傳農厚也蓋非訓農爲厚謂農所以厚民也貨非必金玉珠貝也布帛亦貨也食以養其口非布帛不足以養其體故貨居二此二者皆出于農爲政有此本然後可施其餘有衣食以養其身而不知此身及衣食之所從來則無異于禽獸則當爲祭祀以報本故祀居三有衣食祭祀又當有土地宮室以居之故司空居四然亦以民事所始之先後而言蓋上古民之初生雖未有火食粒食之美冠履衣裳之制固已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矣而食又居衣之前古人飲

食必自祭其先此天性不待教而能者觀豺獺之祭魚獸可見矣故食貨祀之次如此而分井授廛爲宮室以易巢穴又在其後故司空次祀後也虞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故司徒居五教而不從刑以威之故司寇居六洪範治天下之道也欲教化達于天下必諸侯遠人有交際之道故賓居七萬國之衆或有不朝不臣必加以兵故師居八

八政卽周禮六官冢宰制國用則食貨冢宰也祀賓宗伯也師司馬也與三官共六官

蔡傳歷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語總上三節言此三者之人若旣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是人斯其能歸于皇極矣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詞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詞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詞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爲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詠之以求合于君之極者也

金先生曰三德直字與克字相類謂平康之世以正道直而行之

蒙者木兆蒙冒也蓋兆直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蔡傳貞屯悔豫皆八蓋易九六變而七八不變屯三三豫三三此一四五爻變者皆九六也而二三六爻不變者皆八也

五事五兆庶徵皆順皆配五行則肅乂哲謀聖與雨暘燠寒風自以類應雨者陰陽之和也貌恭而肅則

敬德潤身百體和順故時雨順之金先生曰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致時燠之順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內斷故致時寒之順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故致時風之順

狂僭豫急蒙而爲恆若之應則是五事皆不能謹而其心術威儀事功之外謬所致也必求其說反于上五者則鑿矣狂縱也狂縱則泛濫流下如水之洋溢有潤之勢故恆雨順之僭者差也太過也僭差而過則剛果發揚如火之燄燄有炎上之勢故恆暘順之豫怠緩也優游無斷姑息不忍猶生物而不能成物是如有春而無秋也故恆燠順之急嚴迫也嚴苛峻迫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長秋殺而無春榮也故恆寒順之此所謂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者也蒙昏昧也昏晦黯闇昏亂溷濁政事無章而風行于地則蟲亂飛揚故有恆風之應也五事皆順于則故五者時至而開見五事皆不順于則則政令偏陂而恆有此應矣

日月麗乎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于宿度而不入于宿之中或有入于宿中則爲失常道而隨宿之所主爲災異開有當自宿內過者則不爲異夫休咎之徵自上而生豈特王爲然凡居民上者皆足以致之但其應有大小爾民則不足以致徵而休咎係上人之得失故撫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逸煢獨得所而已此其常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哉則其好必有異于衆者故爲上者順其常而遏其異此治民之道也譬如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道星有好亦

不得施。儻爲人上曲從民之私欲以干譽。則上害于君。下妨于民。而爲國之病矣。譬則日月失當行之道。而入于星宿之中。以其所好而應立至也。日行處不見星象。故但言月。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此黃道之名所由起。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爲中。故曰中道。蓋天之北極出地面三十六度。自極之南五十五度。爲天之中。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是去極六十七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是去極九十一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是去極百一十五度也。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此南北字。以人仰望于天。而于夏至冬至之時。見日經行去極之遠近而言也。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者。此東西字。則以二十八宿一定之位而言。以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者也。去極中則亦以二分之時仰觀于天。見其經行者。而于冬夏至之遠近爲中也。凡此皆言日行之道。九行者。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爲九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以分至定日經行之位。月一月一周天。而歲十二與日會。故凡言月之行道。必以朔望而言之。月之于日。臣之于君之象也。臣從君而行。有扈從而不敢當道。嫌似君也。故月常行下道。而不敢當君行。常與黃道異塗。而相去六度。至二道之交。則在一度之間。但言道者。主于圖。而圖所以仰窺。故必易置宿度東西之位。而左右然后可得而通也。若以定位而言。則青道白道。以圖橫看。青道二出黃道東。而立春春分行之者。謂巳辰卯亥戌酉六辰之位。青道皆出黃道之東。而南北爲青黃道之交。白道二出黃道西。而立秋秋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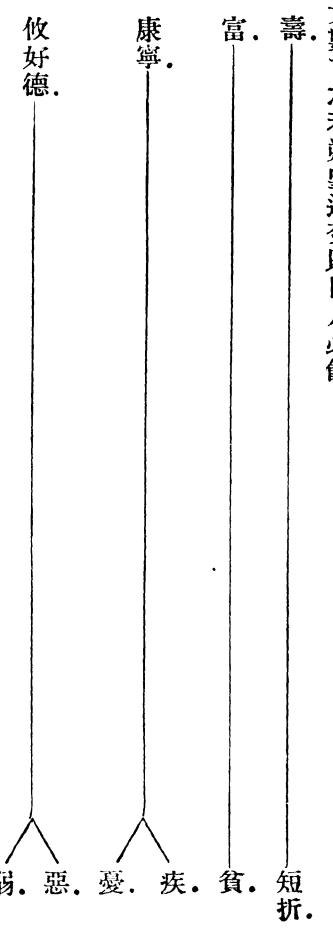
位。白道皆出黃道之西。而南北爲白黃道之交也。蓋曰春三月在亥戌酉三辰。秋三月在巳辰卯三辰故也。赤道黑道以圖竪看。赤道二出黃道南。而立夏夏至行之者。謂申未午寅丑子六辰之位。赤道皆出黃道之南。而東西爲赤黃道之交。黑道二出黃道北。立冬冬至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黑道皆出黃道之北。而東西爲黑黃道之交也。以日夏三月在申未午三辰。冬三月在寅丑子三辰故也。若以經行而言。則春秋冬之月道。望常行于日道之內。而朔常行于日道之外。惟夏之月道。朔望皆行于日道之外。如春分之朔當在婁。而望當在角。在婁者去極九十七度。在角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六十七度。下弦去極百十五度也。秋分之朔當在角。而望當在婁。在角者去極九十七度。在婁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百十五度。下弦去極六十七度也。夏至之朔當在井。而望當在牛。在井者去極七十三度。在牛者去極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冬至之朔當在牛。而望當在井。在牛者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在井者去極六十一度。兩弦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然此特以分至言其大略耳。大要以日之所經行而爲之進退。蓋其日主于氣。月主于朔。而九行以氣言者。月從日也。但氣朔必不齊。月之爲道。常在四立。以漸推移。朔望兩弦。隨所而遇。故朔望值兩道交處必蝕。凡此皆言月之行道。然日月之行二分二至。相去懸絕如是者。蓋亦以日時漸差而然。非謂春分方在此。而夏至漸移至彼也。觀此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或可見矣。

南望去地面。

冬至。日三十一。朔。二十五。望。八十五。
夏至。日七十九。朔。七十三。望。三十七。
二分。日五十五。朔。四十九。望。九十一。

此以大數言之。若朔望遇交。則日月必蝕。

魯齋先生福極對義圖



福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于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若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于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功。而不可有一

毫私意于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于皇極之建不建也。夫鰥寡孤獨者。常有養。水旱凶荒。則賙其急。仁政以閔其良心。醫藥以濟其天死。錫之壽也。分井廛以生其財。輕賦斂以厚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屏息。則民以康。徭役不興。游畋有時。則民以寧。修身以先之。學校以教之。則能攸好德。明德于良心未喪之先。慎罰于惡幾未甚之際。則可考終命。反是則用極于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之者。素有分。而秉彝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能好德。則四福者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有厚薄之不同。而知貴富之在天。能殀壽而不貳。是皆好德者爲能。而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爲、能、守。好德者也。此福雖主于祿而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于好德而已。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之人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人此則出彼。而善固人之所本有也。

金先生洪範經傳文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諸儒無疇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金先生曰。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此自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子傳文。

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禹經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箕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禹經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箕子五紀舊傳錯簡在庶徵
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自省如歲卿士省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于卿士卿士統于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倘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易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而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于天亦猶庶民之處于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于人者也其所好不同者蓋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而已苟徇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于歲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于歲日月而下取法于星故也五紀不言歷數言歲日月星則歷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禹經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禹經。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福。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禹經。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箕傳。舊以有皇極之器。故錯簡在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福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金縢

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金先生從朱子說如責其待之責謂天責取武王于三王也蔡氏疑前既言天責取之後卻言無墜天之降寶命似乎相反故作三王當任保護之責而于天之下有闕文然詳文意其重乃在定爾子孫及先王永有依歸兩句其意蓋曰元孫遇危暴之疾蓋將必死若是蒙天責取武王則以旦代之蓋予仁順于祖考又能事鬼神也鬼神卽天不必指三王也武王乃昔受命于帝遂能定爾子孫而撫有天下令三王幸勿墜天元降之命以佑武王則先王有依而子孫有定蓋謂前後雖皆天命而前命所係者重三王宜佑之而以我應天之後命也

大誥

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金先生以爲命龜之詞蓋因武庚之叛而卜命并以祝詞告于衆所以前不敍殷叛事無贅詞也自茲不忘大功以下二句一意而天降咸與前天降割皆言武王崩也上天降威告于衆也下天降威乃命龜之詞也閉者有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且不敢避天威而不爲凡武庚之叛意皆在茲字內于是用甯王所遺之大寶龜以介紹知天之明命卽祝之曰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我周國本爲西土之人如三監亦且搖蕩不靜于此蠢動我殷小厚之國大敢經紀其遺敍以天降威于我國武王初喪又知吾國有兄弟之疵隙而民不安靜言曰我將復殷之

天下反鄙邑我周國。今予其蠢動之明日。民有獻賢者十人。出爲予助。以往撫寧大難。繼我先王所圖之功。我有此大事其休美乎。因命之曰。我灼龜而卜乃幷吉。幷吉者。習吉也。金先生之大意如此。

天棐忱。詞。朱子曰。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匪以忱。猶曰天難諶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文七十卷。）金先生書中棐字。皆作匪說。惟洛誥不然。

康誥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汝之所當服者。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斯民。應保養之也。作新化之也。上有惟字。下亦有惟字。語意若曰。惟當如此。又當如此。

非汝封四句。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又言非汝封可以私意劓刖人。無或以私意劓刖人。蓋謂非獨刑之大者不可私。刑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

酒誥

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四者。卽天官大宰所建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也。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大宰。卽冢宰。天官也。典。經常之法也。邦國。王及諸侯皆是也。六典。六官各掌其一。冢宰則相職也。故皆建之。）大宰所掌。治典者。八政事法制。所以治天下之大法。皆主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地官。司徒所掌。擾者勞而馴之之謂。司徒掌徒衆。）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其政莫大于教人爲善。故曰教官府而擾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春官宗伯所掌禮之用有敘而和故曰和曰統曰諧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夏官司馬所掌政之大者爲兵故司馬獨曰政典外以平邦國之亂內以政而正百官職方制貢賦故曰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秋官司寇所掌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冬官司空所掌冬官主事故曰任百官主空上以給民故曰富邦國生養萬民

以八法治官府百官所居曰府此是朝廷之官府故下文惟曰邦而不及國邦者天之子邦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官屬謂六官其屬皆六十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如治教類辨別也謂各司其職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官聯謂國有大事小宰有六聯謂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法度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八則治都鄙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內者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馭謂馭之納于善

二曰法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仕．以馭其士．
五曰貢賦．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謂婚姻喪祭之禮．）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言行偶合于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四曰置．以馭其行．（有賢行則置于位．）
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肯養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臣有大罪．沒入家財．）
七曰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

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

此皆大宰之所建。而大史內史又以逆王詔王也。然內史之八柄。則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名與次有與前不同。因事無常而互見也。

大史內史王朝官。非衞所有。蓋此章百宗工以上。皆言殷之舊臣。侯甸男衞。亦以近殷都者言之也。自矧惟爾事以下。方指衞國官。

宏父定辟。蔡傳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廓卽辟也。則定辟之辟。當作開闢之義。

梓材

梓材舊以爲告康叔爲政之書。蔡氏以爲簡編斷爛。而誤屬一篇之中。意不可強合。金先生曰。梓材之書。營洛之書也。其總敍見于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卽多士之書敍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敍卽康誥之敍。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敍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詞。其間詞意無不吻合者。篇首王曰封之封。誤衍文也。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是作洛之際。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所謂四方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則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爲諸侯者。當以其臣

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上通意于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衆司空書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者一師之長也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卿尹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大家邱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日奸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爲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邦君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啓侯監之言在于爲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者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舂藁之類蓋供樵爨之役于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敬疑作矜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也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定武王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斷。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正所謂洪大誥治也。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二句。再提起前敬德之語。而以夏商往事爲言。當監之而疾敬德。下至嗣若功共爲一章。言王者以敬爲安居之所。今王不可不疾敬其德。不可不監視夏殷二代。禹湯有德。既服天命。當有歷久之年。其後子孫不能延長。弗克享國。我于天命幽微之理。皆不敢知。我但知不敬其德者。而早墜壞其所受之命。而喪亡耳。今王嗣文武而受其大命。我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禹湯及二代賢哲之君有功者。庶幾不墜文武所受命。固不可不疾敬德。而以敬爲所也。吾若爲成王言也。前言相夏殷。謂天命無常不可保。此言國祚興亡。惟在人君敬德。不敬德不可信。

洛誥

周公至洛而卜。蓋卜下邑以處商民。舊誤以卜澗東瀍西爲卜王城。非也。召誥召公三月戊申至洛卜宅。

得卜則經營庚戌攻位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無再卜之意洛誥乙卯朝至于洛師與召誥合夫召公既卜且攻位而有成矣周公乃再卜之何耶倘卜而不吉又將遷位耶則召公爲不可信矣況武王定鼎于郟鄏所以營東都繼先志也而謂卜都于河朔又何也倘以卜河朔爲下都溯東瀍西爲王城則尊卑緩急又無序矣此時王城已定周公但卜處商民之地以河朔頗近商舊都遷民之便而先卜之次及澗瀍二者皆惟洛食吾乃者改事之詞是兩卜也又卜瀍東亦惟洛食是三卜也蓋王都在洛三卜之龜墨皆以洛與此地對定故皆惟洛食也舊說以溯東瀍西爲王城蓋以二水皆南流入洛故也且瀍水出穀城澗水出新安流而至洛其經行已遠今亦不詳周公所卜定于何處而王城迫近洛水之陽蓋不患其說之不通也

孺子其朋至敍弗其絕金先生之意謂孺子成王也朋者友之也其者期詞也孺子其友于百工謂與之議論謀猷公其心以與共天下之事又言孺子其朋而往治于洛無若火始然其光燄燄用此小明以御事則心機日熟而欲日熾必至于灼爍延燕而不可絕矣

王以秬鬯二卣曰明禮以休享于周公以爲事周公如事神明也禋精意以享也鬱鬯雖所以祭宗廟而賓客亦以此祼之如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之類是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然則此之惟禋祀爲主鬯非必事神明也

多士

金先生以多士之書卽召誥告庶殷之書也三月卽召誥周公至洛之三月孔傳以爲周公致政明年三月蔡氏以爲成王祀洛次年三月皆仿像之詞恐不得事實

朕不敢有後謂所以遷居于西者非我樂于不安也是惟天命如此無敢有違故我不敢後之耳無我怨君奭

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難諶已受命而又不可信惟恐將移而之他

天維純佑命至罔不是孚金先生曰天所以純佑命者則商家實有許多故家遺俗王朝君臣無不兼恃其德明恤官屬外而藩屏侯甸以及奔走之人皆能各用其德以輔厥辟之治故一人有所作爲于四方人心無不孚信

迪見冒聞于上帝見謂德昭著于上冒謂德覆冒于下然後聞于上帝見就自身言冒就及民言

收罔勖不及金先生曰召公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

多方

奄蓋與淮夷徐戎同叛以應武庚者成王周公旣定殷而就伐奄至三年然後平只一時事未嘗兩出軍

孟子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與詩東山三年歸之說合卽此事也所以三年之久者奄非能敵天下之兵也聖賢用兵不以多殺人急成功爲事直欲其心服耳故若是其久也

告爾四國多方至弗永寅念于祀言告爾管蔡商奄之四國及多方之國紂惡貫盈禮宜誅絕而廢其宗

祀。其民久化紂惡。亦皆當誅。惟爾殷侯武庚。仍爲殷君。而尹正其民者。我惟大降宥爾之死命。恩可謂大矣。爾乃昏罔不知。方且大思圖謀天命。爲叛逆之事。是乃弗長永敬念于宗祀。而自欲絕之耳。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爲不合典常之事。乃欲圖謀人信之以爲正。

立政

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自乃敢告教厥后以下。乃大臣深知俊乂之德。博求之而告于君。謂可居三宅。此一節謂于是夏之爲君者。聞其言又不輕信。而必謀之于人。而之于己。灼見才德。然後用之。果有大訓于德。則乃使之爲三宅人。

茲乃三宅所以無義民者。蓋因桀弗如其先君任人之道。

成湯既升陟居天子之位。乃丕釐上帝耿光之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目。乃用人居于三宅。所用之人。則克即其宅。謂果能勝其任也。然人才當廣求。雖已有人徧居三事。又當畜才以待。其儲備之以待充三事者。則謂之三俊。曰三有俊。則克即其俊。謂實能有其才也。湯則深嚴思惟其治天下丕大之法式。事制曲防。已有成規。然後能用三宅三俊。所以在商邑則能和協于此。在四方則雖遠。莫不于丕式之中。以見君德。

又王惟克厥宅心三句。謂文王惟自能宅安其心。則能自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是能俊其有德者。

成湯文王于三宅之人能宅之者。蓋能因紬繹其人。灼知其心。茲乃使之乂事。繹則謀面之謂也。

以上皆金先生之意推之而爲說從古註句讀段落方可從此說

周官

六服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又外五百里采服又外五百里衞服又外五百里要服（要服蠻服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蕃各方五百里二說不同蓋方五百里總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服共方五千五百里職方九服而大行人自侯至要止六服謂九州內也九州外蕃國則兼夷鎭蕃而言世一見者也此書六服惟要以上六服也

傳曰有虞氏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道卽事理當行之路論道者論修身治人之常道所以爲經邦之本也陰陽則天地所以造化氣運有不齊人君因當變和調理經邦卽變調也

化卽經邦之運用副貳三公經邦之化敬明天地之道三公言變理參天地贊化育德隆位尊而任大也三孤位卑不過敬明其道以啓導其君耳

前言六服此又言五服一朝聖人詳內略外不治夷狄歲朝止于五服

顧命

誓言嗣謂恐不及戒誓以言嗣子之事

須材。金先生謂卽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屬。舊說供喪用。與上下文不相入。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繅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繅純左右玉几鄭元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然則此所謂篾席乃三重席之最上重也。書疏篾折竹之次青者。

弁者士也。立堂下。冕者大夫也。立堂上。卽階下之隅角東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是兩夾室之南。堂上東西垂。謂凡堂上東西面各一階橫下而各有一人立于其階之上際。側階則東房北堂之上也。

三宿三祭三咤。宿肅也。用此一同三宿而三祭。孔傳以咤爲奠爵。蔡氏從之。疏謂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金先生曰。咤嘆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

王答拜。金先生曰。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雜用喪禮故也。

金先生曰。在喪祭告王。不飮福。太保攝飮福。故太保受同祭嚌宅。宅亦當作咤。絕句。

康王之誥

天子五門。一曰皐門。外朝所在。朝覲四方諸侯之所。二曰庫門。府庫所在。三曰雉門。外設兩觀。懸象魏。其內左祖右社之途。四曰應門。其內治朝之所在。亦曰內朝。日朝羣臣之所。五曰畢門。又曰虎門。又曰路門。其內燕朝之所在。既曰朝羣臣于治朝。而退適路寢聽政。卽此地也。今曰應門之內。則宜曰治朝。或曰內朝。蔡傳既

言外朝三路門外而又曰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兩語不相應。恐上外字誤。

美金先生曰。字書。美進善也。卽誘字。炎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

畢命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治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政者。當視時俗爲之更張。

詞尙體要。詞令貴大體而不煩細。貴簡要而不泛濫。

君牙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者。蓋寒暑雨暘。天之令也。小民無知。爲其不便于己。且怨咨之。卽民心之罔中也。其導之難也如此。故曰厥惟艱哉。思艱圖易。卽導之中也。與上文作一事說。下此段似相應。此篇上下皆是說教。恐未及衣食。

呂刑

炎帝之末。諸侯有蚩尤者。爲始作亂。蓋自天地開闢以來。風氣淳樸。民俗敦厚。皆知尊上。蚩尤乃始爲亂。故黃帝作法。以矯正虔劉之。此言制刑之始。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謂之曰法者。言專以刑爲治國之法而不用禮教也。又謂治淫爲劓刵椓黥。言初過用其刑。而且幷制惡無差等。皆實因聖人所制之刑而過用之。專用之耳。非謂苗始制刑也。如此看。則自無堯舜因有苗制刑。而遂爲常法之礙。

皇帝者。總言堯舜也。蓋竄三苗。乃舜居攝時事。未可專指舜征苗。分北乃舜時事。古注言堯。蔡傳言舜。恐皆失偏。當兼言之。

皇帝淸問下民。至率乂于民棐彝。金先生曰。淸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爲害。于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爲明。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析其民之入刑者。而罔入于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旣絕地天通。于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士之君主之。不至于瀆褻。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皐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于輕以惠姦。不過于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爲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于上。而精明承德于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爲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爲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聖人教養之具無一。豈非以德爲民所取中乎。

篇中十中字。罔中于信。制百姓于刑之中。明于刑之中。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罔不中聽。非天不中于民之中。咸中有慶。皆無過不及意。

費誓

戰車甲士三人。御者居前。左執弓矢。右用五兵。弓矢爲長兵。五兵爲短兵。弓一用矢百。又有一弓以備損折。故詩曰。交韔二弓。必二弓百矢具足。故曰備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建于車右。隨所宜用之以金爲之。故曰鍛。惟殳積竹爲之。爲轂兵。不主刺。此言戈矛。總該五兵也。礪鋒刃則又總上兩句。兼矢戈戟矛言之。

凡言常刑者。軍律之常。于此申言之爾。曰大刑。曰無餘刑。則此誓之權也。

秦誓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同圍鄭。鄭人說秦伯。秦伯使其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告于秦曰。鄭人使吾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秦師行。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入于敝邑。敢犒從者。敝邑爲從者之淹。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不哀我喪。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崤。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歸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

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乃誓于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廢爲監。商周初興。起事之書。陳桀紂之惡。以告之于衆。固宜也。至功成治定之后。凡所以告戒之辭。莫不引之爲說。蓋義理雖人心之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爲易見。起事數所征之罪。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書叢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許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 ㊥E五二一五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書叢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許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 ㊥E五二一五